

运用语义学的有关理论进行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曾小红

提要 本文从语义场(上下义关系)、语义特征分析和词项搭配等方面讨论了将语义学的有关理论和研究成果应用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认为运用这些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和记忆词汇,有利于扩大学生汉语词汇量,能较好地帮助学生掌握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实际应用。

词汇是组成语言的三大要素(语音,语法,词汇)之一,是构成语言的“建筑材料”,是语言表达意义的主要单位,在语言学习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著名语言学家 Wilkins 曾这样强调词汇的重要性,他认为:“……without grammar very little can be conveyed, without vocabulary nothing can be conveyed.”(没有语法只能传达很少的信息,没有词汇则什么也无法表达)(Wilkins 1972:111)。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国外语言学家及语言工作者对词汇教学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词汇教学得到了应有的重视。Michael Wallace 曾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学一门外语主要是学这种语言的词汇。在说外语时找不到表达思想所需的单词是最令人沮丧的感受。”(Wallace 1982:9)。可见,词汇量的大小对词汇的理解和运用正确与否也能直接影响思想的交流和信息的传达。另一方面,词汇教学也应“与时俱进”。而将语言学、语义学、词汇学等领域的有关研究成果运用于词汇教学是提高外语词汇教学效果的必然之路。

一、将语义场的有关理论运用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关于语义场理论,我们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期的普通语言学的奠基人、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 Humboldt),但是真正提出语义场概念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和瑞士的一些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如伊普森(Ipsen)、乔利斯(Jolles)、波尔齐格(Porzig)和特里尔(Jost Trier)等。语义场理论“认为一门语言的词汇并不是一连串互不相干的词项(像词典中所显示的词条那样),而是被组编成区域或场,这个场内的词汇在许多方面互相联系,相互理解限定”(Crystal 1980:31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门语言的词汇应该看做是一组相互联系的网络,即语义相关的语义网(semantic network)。通俗地说,语义场(semantic field)就是词汇或词义的若干单位所共处的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中,那些单位聚合成一个有某种语义关系的群体,所谓某种语义关系是指上下义关系、同义关系、反义关系、顺序关系、部分之间的关系,或者类别之间的关系等等。

语义场理论(theory of semantic fields)是现代语义学和词汇学中的重要理论。在研究语义场理论的过程中,语言学家一方面不断丰富和完善这一理论、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将这一理论作为进一步分析语言现象的工具。时至今日,人们已将这一理论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语言学与计算机科学是其应用的两个主要领域。同样,我们完全也可以将其运用到对外汉语教学之中,通过各类语义关系,从整体上掌握一个语义场内的若干单位,可以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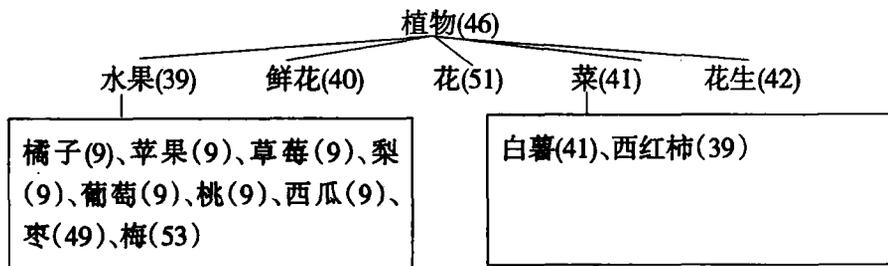
到举一反三,一举数得、事半功倍之功效。本文以《汉语教程》(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年)生词表所列词汇分析了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如何运用上、下语义关系帮助学生掌握汉语词汇并在此基础上有效地扩大词汇量。

上、下义关系是语义场理论的核心,是探讨表示类概念(genus)的词项和表示概念(species)的词项之间的一种纵向关系和聚合关系(paradigmatic relations)。例如 kinship(亲属关系)一词和 mother(母亲),father(父亲),brother(兄弟),cousin(堂兄弟姐妹)等词之间就具有这样一种关系。其中 kinship 是表示类概念的词,在语义学中称为上义词(superordinate);而 mother, father, brother, cousin 这组词表示种概念,在语义学中称为下义词(hyponym),它们之间的语义关系是上下义关系(hyponymy),即上义词的意义包含了下义词的意义。上下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某个词对某一组下义词来说,它是上义词,然而对另一个上义词来说,它又是下义词。

在具体的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可从每课选一至二个或数个上义词或下义词,布置学生去找出相应的下义词或上义词,然后在课堂上作一定的练习和解释。这种作法,不仅有利于调动学生自学的积极性,而且对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相关词汇具有很明显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词汇量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扩展和加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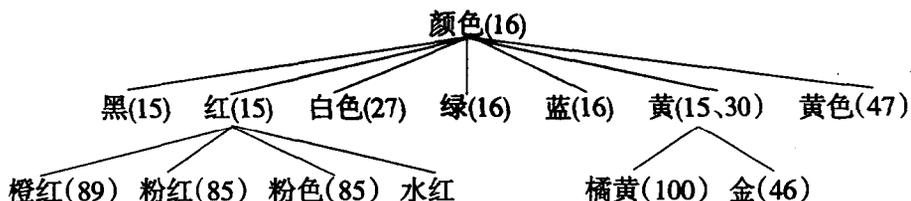
实例 1

以《汉语教程第二册(下)》第四十六课的“植物”一词为例。“植物”是一个上义词,其下义词有很多。在该教程中生词表中出现的相关词汇有:水果(391)、菜(41、24)、竹子(53)、鲜花(40)等等。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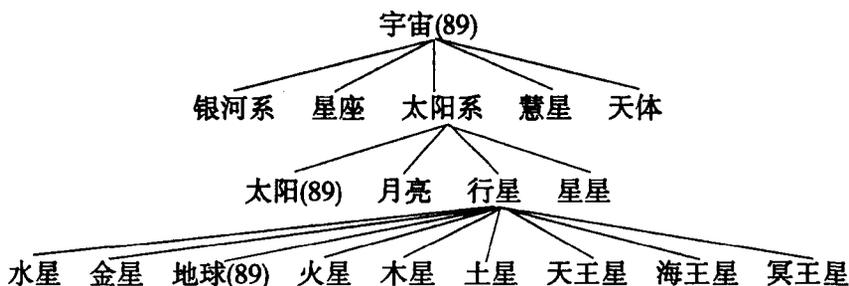
实例 2

再以《汉语教程第三册(下)》第 100 课中的“橘黄”这例。“橘黄”是一个下义词,其上义词是“黄”;第八十五课的“粉色”为例,“粉色”与“橘黄”一样是一个下义词,其上义词是“红色”,与其同为“红”的下义词还有“橙红”(第八十九课)、粉红、水红、大红等。而“黄”“红”等作为上义词的同是又都是“颜色”的下义词。如下表所示:



实例3

以《汉语教程第三册(上)》(本文实例所引用的教材均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对外汉语本科系列教材语言技能类《汉语教程》)第八十九课的“星”为例,“星”天文学上指宇宙间能发射光或反射光的天体。如以“星”为上义词,其下义词可由恒星(如太阳-89课)、行星(地球)、卫星(93课)(如月亮)、慧星、流星等组成。如以“星”为下义词,上义词则是太阳系,太阳系的上义词又是宇宙。如下图所示:



对于那些在词汇表上没有出现(如实例3所列)或者其他一些与此主题相关但学生没有想到的而在阅读中出现频率较大的超纲词,教师可以根据需要,将这些汉语词的英文对应词写在黑板上,再给出其汉语词汇。在教师给出的这些词汇或短语中,有些在阅读中经常遇到并属于学生可认知范围之内,只是他们无法立即输出;而那些学生只知道英语词汇概念而不知道汉语对应词汇的词,据反映,以这种以语义网络联想的方式呈现后便更容易掌握记忆。总而言之,这样的方法使学生通过联想把学过的同类词加以归类,起到复习巩固的目的,同时也学到了新词汇。当然,除此之外,还应鼓励学生多听、多写、多阅读,通过语境等来扩大、巩固词汇量。另外,用上述方法进行全面统计,我们可以更直观地发现教材在词汇编排上的缺陷,有助于教材修订和编写。

二、语义特征分析及其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运用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还有一类关系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那就是同义关系(同义词、近义词),而语义特征分析可以很好地指导同、近义词的教学。

语义特征(semantic feature)分析是成分分析的一部分。英国语言学家约翰莱恩斯(John Lyons)认为“这种对单词和短语的意义的描述是基于以下论点:每个词义可以通过一组较笼统的语义成分或语义特征进行分析,词汇中的不同的词项共同具有某一些或全部特征(Lyons1977:317)。”

英国语言学家乔弗雷李奇(Geoffery Leech)认为成分分析是“以语义场为前提对词义进行有规则的研究”(1974:53),是“把一个词的意义剖析到它最终的对比成分”(1974:91)。帕尔玛(Palmer)认为成分分析最显著的特点是通过两项对立(binary opposites)进行分析(Palmer1976:111)。乔弗雷李奇(Leech)还提出用对比原则(the principle of contrastiveness)进行描述(Leech 1974:9)。例如,对名词的描述,可以从是人或非人、有生命或无生命、男性或女性、成年或非成年、抽象或具体等范畴进行语义分析。通常把语义特征置于括号中,用正号表示它所具有的特征,用负号表示它不具有的特征。

如:男孩子 = (+人)(+男性)(+未成年)

女孩子 = (+人)·(-男性)(+未成年)

由于成分为词义的描述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而这种描述恰好与传统的词典上的释义不同,近年来国外语言工作者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已有有人把这种方法运用于外语教学中。据我们的初步统计,《汉语教程》第三册上(对外汉语本科系列教材语言技能类,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就有三十多组同义词群,近百条同义词和近义词以及相当数量的多义词。需要与学生强调的是:汉语言中,在语义上毫无区别、可在任何上下文中互相替代的绝对同义词(*absolute synonyms*)寥寥无几,而绝大多数的同义词是相对同义词(*relativesynonyms*),也就是基本意义相同或相似的词。但学生们往往不加区别地使用,其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只知道一些英文或中文释义,并没有掌握同义词之间在概念意义、内涵意义和搭配意义等各个方面的细微的语义差别。

分析同义词之间的细微的语义差别、讲解它们的确切含义及运用是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难点。借助于语义场和语义成分分析法,我们可以深入到语义的微观层次,在教学中启发学生对语义的领悟和理解,培养他们对同义词、近义词进行辨别的能力。

接下来,我们将从概念意义、内涵意义和词项搭配三个方面来辨析同义词和近义词之间的语义特征。

1) 从概念意义区别同义词、近义词之间的语义特征

概念意义(*denotation*)或外延意义实际上就是词典对词所下的定义,是词义的核心,它直接地、明确地表示所指对象,是词义的基本语义特征。概念意义乔弗雷李奇(*Geoffery Leech*)称之为理性意义(*conceptual meaning*),“被普遍认为是语言交际的核心因素”(Leech1974:9)。

那些在学生们看来基本意义相同或相似的同义词或近义词(*analogous words or near synonyms*)在语义范围(*range of meaning*)和语义强度(*intensity of meaning*)方面构成细微的语义差别。

A、从语义范围区别词的基本语义特征

实例 4

“结果”、“成果”和“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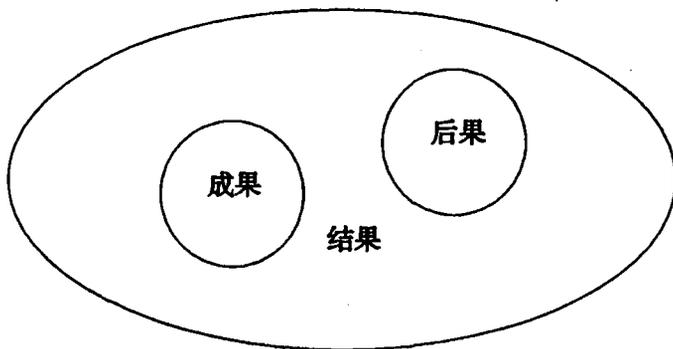
《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以下简称《现代》)对这三个词的解释分别是:

结果:在一定阶段,事物发展所达到的最后状态:优良的成绩,是长期刻苦学习的~/经过一番争论,~他还是让步了。

成果:工作或事业的收获:丰硕~劳动~

后果:最后的结果(多用在坏的方面):检查制度不严,会造成很坏的~。

这三个词都是指最后的状态,这是它们的共同点,但三者的范围是不同的。可以说“结果”是个中性词,范围最大,指任何一种事物发展所达到的任何一种最后状态(可以是期待的也可以是与期待相反的);“成果”是结果中“好”的一部分,是人们期待的结果;“后果”是结果中“坏”或“不好”的一部分,常常是人们所不期待的。他们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例(1)这样做的结果是好是坏,谁都无法预料。

例(2)钟军长并非不能容忍自己的部下打败战,他不能容忍的是失败带来的后果。

例(3)对已经取得的建设成果和宝贵经验,我们要十分珍惜。

B、从语义强度来分析语义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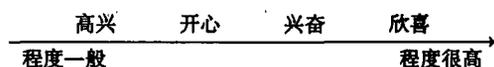
实例 5

“高兴”、“开心(94)”、“兴奋(87)”、“欣喜(86)”为形容词同义语义场,其中以“高兴”为主导词。

这四个形容词都表达同一概念“愉快”,语义强度的不同构成了它们语义的区别性特征。“高兴”语义最一般,最常用,表示精神愉快,有时不一定流露出来;“开心”指心情快乐舒畅,常表现在表情语言行为上。例如“同志们住在一起,说说笑笑,十分~”(《现汉》)。“兴奋”指因为高兴而振奋;激动。感情受到刺激而冲动,有明显的表情或举止流露。例如“听到这个好消息,大家都~得跳起舞来”。“欣喜”指十分快乐,欢喜的感情流露出来,程度最深。例如“~若狂”。我们可以通过下图表来描述它们各自的语义特征,同时对比出它们的语义强度。

词语 \ 语义特征	高兴	开心	兴奋	欣喜
心情愉快	+	+	+	+
不流露	+	+		
流露	+	+	+	+
有冲动的表现			+	+
可能失控				+

因此,“高兴”“开心”“兴奋”和“欣喜”四个词之一间愉快的程度对比可用标尺粗略地加以表示:



例句:

例(4)姑娘嘴上虽然什么也没说,但她心里其实很高兴。(王朔《看上去很美》)

例(5) 他向桃树这边呆呆张望,方枪枪探头探脑,跃跃欲试,嘴里高兴得出小声:笨蛋,我在这儿呢。(王朔《看上去很美》)

例(6) 她开心地往里边走,看到谁就叫谁的名字。(王朔《看上去很美》)

例(7) 我们很兴奋地去找正在扔沙包的女孩,一个推一个往她们身上撞。(王朔《看上去很美》)

例(8) 儿子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重点大学的消息令这对老夫妻欣喜若狂。(王朔《看上去很美》)

2) 从内涵意义来区别同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

内涵意义 (connotation) 指的是词的隐含的意义 (implied or suggested meaning), 包括词的语体色彩 (the stylistic colouring) 和感情色彩 (emotive coloring) 等。它是概念意义以外的意义。乔弗雷李奇 (Leech) 认为, 内涵意义对语言来说是附加部分, 而不是语言的基本部分。这种附加意义是人们对该词所指的人或事物所怀的情感或所持的态度。有些同义词的概念意义相同但内涵意义不同, 构成了它们之间细微的差别。在词汇教学中, 应讲解同义词的内涵意义, 主要是语体色彩和感情色彩意义, 使学生能在合适的场合使用这些词。

接下来, 我们分别从语体色彩和感情色彩来举例辨析同义词或近义词之间的差别。

A、语体色彩或文体意义是“一段语言所表示的关于使用该段语言的社会环境的意义”(Leech 1974: 14)。近代语言学家从语体角度来分析同义词。不同的同义词出现在不同的语体中带有语体色彩。根据词的语体色彩, 我们可以分为正式用语 (formal) 和非正式用语 (informal)。带有正式文体意义的词主要是书面词 (literal words) 或称文言词 (learned words) 和术语 (technical terms)。非正式文体意义的词语有标准与次标准之分。标准的非正式用语为口语词 (colloquialism)。次标准的非正式用语有俚语 (slang)、俗词 (vulgarism)、行业词语 (professionalism) 和隐语 (argot)。许多词在语体上都是成对的, 如: “吃住”与“膳宿”。

实例 6

“活儿(82)”与“工作(16)”

“活儿(82)”、“工作(16)”这两个词都可以用来指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或从事的职业。“活儿”与“工作”在教材的单词表中的英文翻译都是“work”, 但它们在语体上带有不同的色彩。“活儿”口语化程度很高, “工作”中性, 既可作口头用语也可作笔头用语, 既可用于非正式的场合, 又可用于正式场合。二者的异同如下图所示:

活儿	工作	词项
		特征
+	+	体力劳动
	+	脑力劳动
	+	正式用语
+	+	非正式用语
+	+	口头用语
	+	书面用语

例句:

例(9)他停下手中的活儿,问我找他有什么事。

例(10)推广普通话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B、许多同义词的概念意义并没有明显地表示爱憎或褒贬,但是由于它们的内涵意义而出现了感情色彩。根据感情色彩上的差异,同义词可分为贬义词(derogatory)和褒义词(appreciatory)。例如:“详细”(褒)、“仔细”(中)和“烦琐”(贬)等。

实例7

“忌妒(92)”与“羡慕(73)”

“忌妒”在教材中的英文翻译是“be jealous of”,“羡慕”在教材中的英文翻译是“envy”。但在英语中,“envy”也可以表示“be jealous of”的意思。如果在教学过程中不将二者明显不同的感情色彩加以区分,学生很容易误解为完全等同的两个词并在使用时发生偏误。因此,向学生解释清楚“忌妒”是贬义词而“羡慕”是“褒义词”(或中性)是非常有必要的。

例句:

例(11)他忌妒谁就会故意刁难谁。

例(12)我真羡慕你有这样一位好老师。

3) 词项搭配(lexical collocation)理论及其在词汇教学中的运用

由于词的参照没有确定的标准,词义从根本上来说是模糊的(fuzzy)(Leech 1974: 119),例如“冷”和“热”,“早晨”和“早上”都是相对模糊的概念。语义分析并不适合所有的词汇。如在概念意义或内涵意义上都无法区别词义的情况下,我们可求助于搭配意义。正如乔弗雷李奇(Leech)所说的,其他类型的意义具有普遍性,而搭配意义却是各个词所具有的特异性(1974:17)。

搭配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英国语言学家约翰费斯(J. R. Firth)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他认为,理解一个词要看它的结伴关系(You know a word by the company it keeps),语义学家称之为词与词之间的横向组合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语言学家从共现限制(cooccurrence restrictions)和选择限制(selectional restrictions)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共现指的是个别词项经常共同在一起使用。费斯(Firth)以 ass(驴)一词为例,ass 经常与一些形容词一起使用,如 silly(傻),obstinate(固执),stupid(愚蠢),awful(可怕)等。费斯(Firth)认为,这种结伴关系是词义的一部分,即来自语义上的约定俗成。这种约定俗成被称为共现限制。英国语义学家克鲁斯(D. A. Cruse)认为,选择限制指由一个词项命题意义特征所决定的逻辑上不可避免的伴随物。例如动词 die(死)一词,它的语法主语语义上的限制可从下面例句中看出:

Arthur died.

The aspidistra died.

? The spoon died.

? Arthur's exam results died.

可以说死的东西是(a)生物,(b)活的,还可能必须是(c)不能永存的,例如,?“The angel died(天使死了)”就不适合,因为“天使”是永存的。所以,“生物的”、“活的”、“不

能永存的”等语义特征是 die 意义的逻辑先决条件,即如果没有这些语义特征就不能和 die 词连用。这类逻辑上必备的语义同现限制,我们称之为选择限制(Cruse 1986:278)。

词项搭配主要有三种限制条件:“第一、某些搭配完全是根据词项的意义。例如不可能有“蓝牛”这样的搭配。第二、某些限制是根据词的搭配范围,即一个词可能与一组具有某些共同语义特征的词一起连用。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不能说“英俊的女人”,而且一般也不能说“漂亮的男人”^③。第三、某些限制是最严格意义上的限制,既不是词义的,也不是词的搭配范围上的限制,如男、女限于跟“人”搭配,如“男人”、“女人”,而不说“男狗”、“女狗”等。当然,也存在难以确定的二可情况。

词项搭配主要是词的语义特征对所搭配使用的词的限制。第一种限制难度小,搭配幅度较大。第二种搭配限制难度增大,搭配幅度受到更大的限制,形成典型性搭配。第三种限制特别严格,难度很高,搭配幅度小,不容易扩展,形成的搭配比较固定,常称为固定搭配(frozen/restricted collocation)。第二、第三种限制都不容易掌握,因此在教学中应把重点放在典型搭配和固定搭配上。

实例 8

“珍贵(77)”与“宝贵(86)”

这两个词在教材中的英文翻译都是“precious (treasurable)”,虽然两者都有价值高、重要、不易得到的意思,但它们在使用中却不完全相同,常常与不同的名词搭配。如下图所示:

词项 \ 搭配	客观色彩				主观色彩
	经验	时间	生命	文物	礼物
宝贵	+	+	+	+	
珍贵					+

由此可见,形容词“宝贵”修饰名词时多为客观描写,而“珍贵”修饰名词时常常带有主观色彩。

另外,虚词的搭配教学应该受到重视。虚词是汉语表达语法关系的主要手段,虚词使用错误会影响汉语句子的正确表达。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都有同感,让学生掌握虚词的各种用法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它不仅涉及到句法平面还涉及到语义、语用平面;不过,如果我们在教词汇(虚词)时就有意识地强调一些相对固定的搭配或留学生容易出错的搭配,一定会得到更好的效果。

看下面两个例句:

* 例(13) 约翰刚刚跟他朋友那儿来。

* 例(14) 我从朋友知道了他的消息。

这两个句子都来源于留学生的作业,其中的问题是处于句法平面的搭配错误,是与虚词有关的搭配错误。

例(13)中汉语是没有“跟……那儿来”的搭配形式的。当宾语地点时,通常由“从”引出,表示活动的起点。所以“跟”应该改为“从”。

例(14)中当表示活动起点的宾语不是处所词时,要加“这儿”或“那儿”,(下转第 90 页)

对建构主义所带来的学习和教学革命。

注

- ①何克抗:《建构主义——革新传统教学理论的基础》,电化教育研究,1997(4)。
- ②毛新勇:《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教学中的运用》,《课程、教材、教法》,1999.(9)23。
- ③王光明、王合义:《运用建构主义观点谈一堂好课的标准》,中国教育学刊,2000。

(张灵芝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上接第 85 页)该句中的宾语“朋友”应改为“朋友那儿”。

对于以上两个例句,如果学生能熟记“从……那儿”的搭配,知道用它来引出活动地点的语法意义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偏误了。

注

- ①括号中的数字表示该词在《汉语教程》系列教材的哪一课生词表中出现。例如:水果(39)表示“水果”一词在第 39 课的生词表中出现。黄(15,30)表示“黄”字在第 15 课和第 30 课的生词表中出现。
- ②不包括在书面中引运口头语的情况。
- ③有时候说“漂亮的男人”也是指这个男人有象女人一样漂亮的脸蛋。

参考文献

- ①Crystal, D. 1980. *A First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London: Andre Deutsch.
- ②Wallace, Michael J. 1982. *Teaching Vocabulary*.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 ③Wilkins, L. A. 1972.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London Melbourne Auckland.
- ④Lyons, John. 1977. *Seman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⑤Palmer, F. R. 1976. *Seman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曾小红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